

人性的荒岛：《莫罗博士的岛》中人与兽的文学伦理学阐释

The Desert Island of Human Nature: An Ethical Literary Interpretation of Men and Beasts in *The Island of Dr. Moreau*

王晓惠 (Wang Xiaohui)

内容摘要：人与兽的本质区别在于人有人性，兽没有。人的人性有时会表现为匮乏或倒退，如《莫罗博士的岛》中莫罗博士在荒岛上肆意解剖动物，把兽变成兽人，他的科学选择说明他对待动物缺乏人性；蒙哥马利把自己降低为兽人，用兽人的伦理来指导自己的伦理选择，他的人性发生倒退。科学选择不能代替自然选择和伦理选择。兽人没有取得人的形式，它是兽，不是人，它的选择不属于伦理选择，虚伪的人性成为兽人的枷锁和痛苦之源。在荒岛的伦理环境中，人不会退化成兽，但兽人会退化成兽。在人类的伦理环境中，人一旦失去道德，活得就像兽人一样。小说渗透着作者威尔斯对人类社会伦理乱象的深恶痛绝和困惑无奈。人性不是天生的，是经过后天的伦理教诲获得的，书是人类获得伦理教诲的最佳途径。只有人类获得理性和人性，人类社会的前途才会令人憧憬。

关键词：《莫罗博士的岛》；威尔斯；人性；兽；兽人

作者简介：王晓惠，广西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文学伦理学批评和英美文学研究。本文系 2015 年度广西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研究课题【项目批号：15BWW003】的阶段性成果。

Title: The Desert Island of Human Nature: An Ethical Literary Interpretation of Men and Beasts in *The Island of Dr. Moreau*

Abstract: The essential difference between men and beasts is that men have the human nature, beasts have no. Sometimes men's human nature may be lack or backwards, as on a desert island Moreau's wanton anatomy of beasts and changing beasts into beast folks in *The Island of Dr. Moreau*. His ethical choice shows that he treats beasts without human nature. Montgomery makes himself lower as the beast folks, and guide his own ethical choice under the beast folks' ethics. Montgomery's human nature has been backwards. Scientific selection can't take place of natural

selection and ethical selection. Beast folks have not gotten humans' form, they are beasts, not men, and their choices are not ethical choices. The hypocritical human nature has become the shackles of beast folks and the source of pain. In the ethical environment of the desert island, men will not degenerate into beasts, but beast folks will degenerate into beasts. In the human ethics environment, once men lose moral, they would live like the beast folks. This novel has permeated the writer Wells' hate and confusion about human society ethics chaos. Human nature is not innate, it is acquired through the moral teachings. Reading books is the best way to acquire moral teachings. Only men have acquired the ration and human nature, human society will have being promising.

Key words: *The Island of Dr. Moreau*; H. G. Wells; human nature; beasts; beast folks

Author: Wang Xiaohui is Associate Professor at the Foreign Languages School, Guangxi University (Nanning 530004, China). Her main research area is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British and American Literature Studies. Email: Athena_hui@163.com

英国著名小说家乔治·威尔斯（1866—1946）被誉为“是科幻小说的创造者之一，或许还是最杰出的一位科幻小说家”（Christopher 866），他的科幻小说影响如此深远，以至于“此后的科幻小说都或多或少打着威尔斯的印记”（侯维瑞 李维屏 454）。威尔斯的科幻小说善于在虚幻的浪漫中孕育现实的残酷，在科学幻想中书写对人类社会的隐忧。他曾说：“大自然这本书书写着幸存的胜利、死亡和灭绝的悲剧、退化和继承的悲喜剧、寄生的可怕教训、殖民生物的政治讽刺。事实上，对于那些能够读懂其象征意义的人来说，动物学等同于哲学和文学”（Glendening 592）。

威尔斯的科幻小说《莫罗博士的岛》（1896）就是一个关于人与兽的故事。故事主人公莫罗博士利用先进的医学解剖手段，在荒岛上肆意制造非人非兽的兽人，最后被兽人杀死。有学者认为莫罗形象指出了“在人类与自然分离过程中科学如何被孕育”的问题（Vint 102）；也有学者认为小说强调了“伦理保障在所有科学研究中的重要性”（Clayton 587）；还有学者认为小说不同程度地带有“反科技主义色彩”（王一平 79）；更有学者认为莫罗是一个“帝国主义者”（肖明翰 98）。学者从文化、生态伦理、殖民、进化、艺术手法等多种角度对《莫罗博士的岛》做了大量研究，却鲜有人从人性的角度对其剖析。人与兽的根本区别除了形式之外，更重要的是人有人性，兽没有。人性是善，被称之为人的生物只有具有人性，才算得上是真正意义上的人。^①无论是荒岛上莫罗博士妄想借用解剖刀改兽为人，还是普伦迪克重返人类社会时幻觉身边的人如同兽人，其背后都隐藏着深层的伦理蕴意、渗透着浓重

的伦理书写。而对小说中的人性进行分析，无疑是深刻理解这部“以艺术和幻想吸引读者到最后”的小说的一把金钥匙（Wells vii）。

一、从人到兽：人性的匮乏和扭曲

文学伦理学认为人具有伦理性，伦理环境中的人应该是有道德的人，有人性的人。人性是“人区别于兽而之所以为人的基本特性，是人作为人而非兽存在的本质属性，因此人性就是人的本质”，人性“是人的道德属性”（聂珍钊 271）。如果人性丧失，成为一个没有道德的人，那么人就失去了为人的基本特性，等同于兽。人性通过伦理选择获得加强，也通过伦理选择表现出来。伦理选择是人趋于道德的行为选择，“是人择善弃恶而做一个有道德的人的途径”（聂珍钊 267）。有人性的人，他的伦理选择必然是有道德的；人性较弱的人，他相应的伦理选择一定是缺乏道德的。人类对有科学参与的行为进行选择是科学选择，但科学选择“在本质上属于伦理问题”（王晓惠 85），所以人类的科学选择行为都属于伦理选择的范畴。小说中莫罗违背人类的伦理规范，躲在荒岛上利用科技对豹、猪、狗等动物进行残忍的活体移植，而这一切只为满足他疯狂的试验欲望。莫罗的科学选择破坏了伦理，他对动物是缺乏人性的，他已从人沦为一部试验机器。莫罗的伙伴蒙哥马利，抛弃人类的伦理观念，从内心接受兽人的伦理，把自己降低为兽，蒙哥马利的伦理选择表明他的人性发生扭曲。

（一）莫罗博士的人性匮乏

伦理的人身上同时存在人性因子和兽性因子，合起来被称为斯芬克斯因子。人性因子是善、是高级因子，兽性因子是动物性在人身上的残留、是低级因子。^②人性因子是人性产生和发展的基础，兽性因子会压制和阻碍人性的发展和增强。当人性因子占主导地位时，人的伦理选择往往在理性意志的指导下完成，表现出尊崇道德、具备人性的特点；兽性因子占主导地位时，人的伦理选择通常是在非理性意志下做出的，表现为道德缺位，缺乏人性。莫罗在疯狂的研究欲和统治欲的驱使下，其兽性因子压倒人性因子，导致他非理性地认为：自己制造人性化动物的科学选择是医学创举；这种科学选择与伦理无关；这项科学选择给动物带来的灾难不是自己的错。莫罗违背伦理道德、对其他生物没有任何尊重和怜悯之心，他对动物实施活体解剖的科学选择显示出莫罗匮乏人性的一面。

莫罗认为把大批兽改造成兽人，是人类医学的创举。莫罗博士精通解剖而且谙熟生物生长法则，他认为经过组织移植，改变动物的生理化学结构，使它们能按照人类的轨迹生活，甚至可以发声说话，这种使动物人性化的做法是医学的伟大胜利。莫罗在荒岛上做出缺乏人性的科学选择：他肆意把大猩猩改造成猩猩人，把狼和猪改造成土狼猪人，把豹子改造成豹人。活体改造出来的兽人共有一百二十多个，有男兽人，也有女兽人，还有兽人的后代

——一种粉红色长腿的小动物。这些兽人饱受极为残忍的解剖和改造后，不过一年多的时间就可怜地死去。在莫罗眼中，动物不再是一种生物，而是一个问题。他漠视动物的生命与尊严，把一条条鲜活的生命变成满足他欲望的试验品，兽性因子主导莫罗做出恶的科学选择，他掠夺和伤害自然的暴行暴露出他对自然和动物缺失人性。

莫罗认为制造兽人无关伦理道德问题。多年前莫罗曾是一位声名卓著的生物学家，但因被披露试验过于残忍而无法立足，后逃离英国。当时他并不觉得自己违背了伦理道德，只是觉得伦理规范阻碍了自己的研究。后来他终于寻觅到这座荒岛，这里没有伦理规范，没有道德约束，他可以肆无忌惮地继续他的改造梦。当普伦迪克提出改造兽人有违伦理时，莫罗漠然回应：“迄今为止，我还没有为此事究竟合不合乎伦理道德标准而伤过脑筋。如果你想研究自然界，那么你就得和自然界一样不动感情”（62）^③。在莫罗的世界里，只有科学，没有伦理，只有研究，没有道德。从这个角度来看，莫罗已完全无视伦理道德，制造兽人的科学选择已经不再受到伦理的约束。对于自然和动物来说，他的人性已丧失，他不再是道德意义上的人。

莫罗认为制造痛苦不是罪恶。他的活体改造给动物带来了巨大的痛苦，如美洲狮的哀嚎、兽人对“痛苦屋”的恐惧以及它们的残肢断臂，但在莫罗看来，这些并非自己的残忍和过错，而应归咎于生物体内不应该具备痛感的功能。他认为疼痛是一种无用的、早应该被进化掉的功能，如果哪个人还认为疼痛是罪恶之源，只能说明他还是动物，而非人类。为了进一步验证自己的观点，他亲手把刀插进自己的大腿，淡定地向普伦迪克展示人类不应该为疼痛而苦恼，更不需要因给动物制造痛苦而感到罪恶。冰冷的解剖刀不仅肢解了动物的肉体，也阉割了莫罗的人性。兽性因子的强大使莫罗无视自己罪恶的科学选择，他已经成为一部研究机器，对于其他生物毫无人类应该拥有的人性。

（二）蒙哥马利的人性扭曲

伦理的人应该在道德层面上区分人与兽的差别，能够在理性的约束下做出道德的伦理选择。理性的人会自觉接受人类的伦理观念，维护伦理秩序，遵照伦理标准。一旦在伦理层面忽略了人与兽之间的界限，人就会失去理性，人性也会随之扭曲，其伦理选择就难以在道德的范围之内，这样的人也难以成为伦理意义上的人。蒙哥马利追随莫罗来到荒岛十余年，也脱离了人类社会十余年。他害怕人类，同情兽人，他选择与兽人为伴，并认为兽人比人类更值得信任，兽人的世界比人类的世界更安全。蒙哥马利的伦理选择充分说明他用兽人的伦理而非人类的伦理来指导自己的伦理选择，他的人性发生了扭曲，具体表现为以下三点：

蒙哥马利选择兽人作自己的仆人，生活中几乎与它形影不离。穆林是由熊改造而来的兽人，虽然它的外形比其他兽人更像人，但如鬃毛般的头发和

上长下短的身材，都暴露出它并非人类。尽管岛上居住着三个人，蒙哥马利还是选择终日与穆林为伴，他教穆林学习烹饪和其他家务活，高兴时还会跟它开玩笑或者抚摸它，醉酒后会踢打它或用石头打它。蒙哥马利把穆林当成了世上唯一关心他的“人”。人兽有别，蒙哥马利忽略了自己与兽人的差别，选择与兽人做主仆。他的伦理选择说明他已摒弃了人类的伦理，而接受了兽人的伦理，他已经把自己降格为兽，他的人性发生扭曲。

当兽人的世界即将不复存在时，蒙哥马利选择了自杀。蒙哥马利已经完全融入兽人世界，当听到莫罗被杀的消息时，蒙哥马利感觉到末日将至。没有莫罗，兽人将退化成兽，兽人的世界将毁灭。此时的蒙哥马利有两种选择：一是逃离荒岛，重返人间；二是兽人退化成兽之前，杀死兽人。然而蒙哥马利认为自己只适合与兽人生活，他既无法适应人类社会，又不忍心杀死兽人，最终他以自杀的方式宣告了自己对兽人世界的归属和捍卫。即便在自杀当晚，他也没有选择与普林迪克道别，而是与穆林等一些兽人一起进酒狂欢。蒙哥马利宁愿自杀，也不愿意回归人类，更不愿意伤害兽人，他的伦理选择说明他已经彻底拒绝了人类的伦理环境，把自己完全视为兽人中的一员，他已经退化成兽人。

蒙哥马利肯定兽人，否定人类。首先，蒙哥马利认同兽人的外形，不接受人类的外形，他认为人类的腿太长，前额过于突出，他不喜欢人类的长相。其次，蒙哥马利认为人类狡猾、冷酷，没有道德，他在人类身边感觉不到安全感和信任感。他认为兽人比人类单纯、可靠，兽人世界比人类世界更温暖更安全。再者，蒙哥马利对兽人充满同情，不忍心在这些由食肉动物改造过来的兽人恢复本性之前杀死它们，而对兽人杀人的事件，却显得较为宽宥。由此可见，蒙哥马利对兽人的情感超越了对人类的情感，他失去了一个正常人应该有的理性，非理性情感使蒙哥马利愿意把兽人当作自己的同类，排斥人类。蒙哥马利的伦理意识恰恰证明了他人性已扭曲。

科学选择关乎伦理，莫罗的科学选择和蒙哥马利的伦理选择告诉我们：虽然人性是人的专属属性，但是人类的人性在不同程度上是会匮乏或扭曲的。一旦人的本能欲望过于强大或者迷失了理性，理性的束缚被挣脱，人的兽性因子就会压倒人性因子占据上风，诱导人做出不道德的伦理选择。做出不道德的伦理选择的人是缺乏道德或道德水平低下的，具体表现为人性匮乏或人性扭曲。这样的人失去了道德价值，在道德意义上与兽没有区别，因此没有人性的人像兽人一样，等同于兽。

二、从兽到兽人：压抑天性的伪人性

经过漫长的进化，人类获得了人的形式，这是人类自然选择的结果。人类形式最重要的成果就是人的大脑。人的大脑之所以特殊，是因为人脑中存在人性因子，可以在后天的伦理环境中发展为人性。同时人的大脑也为人类

能够理性思考提供了物质基础，是人具备理性的物质前提。人类的形式给予人类理性和人性，理性和人性又能够通过伦理选择得以完善和加强。而兽的形式与人类的形式不同，最重要的差别在于大脑，兽没有人类的大脑，因此不存在拥有人性的可能，也没有伦理选择的能力。人能区分善恶，做出符合道德的伦理选择，兽不能。莫罗把兽的外形改造成兽人，虽然给兽披上了一件貌似人类的外衣，却给不了它们人类的形式和人类的大脑，也给不了它们人类的人性。这件人类的外衣不但剥夺了大自然对兽的赋予，而且伪装成人性套在兽人脖颈上，像一副枷锁压制着兽人的天性和自然属性。

兽的形式也是自然选择的结果，与它们的天性密切相关。自然赋予兽四肢着地，便于奔跑；爪子锋利，利于捕食；皮厚毛密，益于保护。然而经过莫罗的医学改造，兽的形式却被活生生地变成魔鬼一般：它们笨拙地直立行走，身长腿短，脊柱弯曲明显，双臂垂在身体两侧，头部前倾，头发粗硬蓬乱，大多只有两根手指。它们的专属表达甚至也被类似人类的“语言”代替。兽人的形式介于人与兽之间，非人非兽，即便形式上与人的形式有些相仿，但它们的动物性特征却十分明显，兽人的眼睛闪着绿光，耳朵形状怪异，鼻孔粗大，很容易被看出是来自于哪种动物。兽人并没有取得人的形式，它们既不属于人类，也不属于兽类，因此科学选择的手段并不能把兽便成人，科学选择达不到自然选择的目的。由敏捷的爬行改为踉跄的直立行走，由灵敏锋利的爪子变成残缺僵硬的手指，被篡改的外形在物质层面抹杀了它们作为兽的天性和自然属性，也血淋淋地铁证了莫罗对兽类和自然的残忍践踏。

兽人没有人类的形式，更没有人类的大脑，因此兽人的大脑里不储存人性因子，也就没有伦理意识。莫罗坚持“创造出来的生物一定要具有人性”（65），但是改造兽人的大脑很苦难，“因为这些家伙的智力过于低下，脑袋里经常有预想不到的空白”（65）。人类的形式决定人类的大脑里存在人性因子，能够通过伦理选择和伦理教诲使人性得以完善、理性得以发展，最终使人成为有道德的人。而兽人没有取得人的形式，兽人的头脑里没有人性因子，它们不懂得任何伦理观念，不具备人性和理性，更谈不上发展人性和理性。因此无论莫罗如何费尽心机地改造兽人的大脑，一旦他的手从兽人身上移开，“这些家伙的兽性就会露头，而且问题会越来越严重”（65）。兽人没有人性，它的兽性得不到理性的控制，所以兽人不可能进入伦理选择的阶段，也不可能成为真正的人，而永远只能作兽。由此可见，科学选择无法解决兽人的大脑问题，这说明科学选择除无法代替自然选择之外，也无法代替伦理选择。

除了科学选择，莫罗还试图采取伦理教诲的方式培养兽人的人性，结果也是徒劳无功。模仿人类的伦理教诲，莫罗给兽人空白的头脑中灌输伦理思想：“不准用四肢在地上爬[……]不准吃肉和鱼[……]不准抓树皮[……]不准追其他人；这就是法律。难道我们不是人吗？”（47）这段“法律”表

明莫罗想通过伦理教诲抹去兽的天性和本能，强制它们像人类进行伦理选择，但并没有起到预期的效果。兽人的大脑里没有人性因子，理解不了“四肢行走”、“吃肉和鱼”、“抓树皮”、“追赶他人”是非人性的。兽人也没有理性，无法理性地区分哪些行为属于兽，哪些行为属于人。它们机械地服从“法律”、压抑本能，并不是因为它们想做人，不想做兽，而是因为它们本能地害怕违反法律会重新接受莫罗的改造或直接被杀死。虽然兽人“古老的本能”“同莫罗的戒律发生冲突”（68），但伦理教诲并没有扼制住兽性，兽人没有习得丝毫的人性和理性，它们不久仍然会固态重演。兽人没有人性因子，它们不具备伦理教诲的基础，因而再多的伦理教诲也是无济于事的。

兽人是兽，不是人。兽没有人的形式，没有获得人类的大脑，因此它们不具备人性，不懂得伦理道德，因而无法进入伦理选择的环节。即使兽有兽的伦理，但这种伦理是建立在本能或意识基础上的，与人类建立在理性基础上的伦理道德是有本质区别的。兽人理解不了人类的伦理道德，它们的行为选择不属于人类伦理选择的范畴。即便莫罗为兽人编造了一个类似人类的伦理环境，制定了伦理制度和法律，实施伦理教诲，但兽人终究是兽，其内心的兽性得不到理性的控制，无法转化为人性，兽人注定会退化成兽，而永远无法成为人类。这也说明科学选择代替不了自然选择和伦理选择，再强悍的科技也无法挑战自然界的底线，大自然的尊严是人类不能也不应该藐视的。莫罗科学选择的兽人在真实的兽性和虚幻的人性之间充满矛盾和痛苦，明明是兽，却要苦苦压抑天性，学着做它们难以理解的人。显然，从兽到兽人，虚伪的人性压抑着兽人，成为它们的痛苦之源。

三、伦理环境中的人与兽人

莫罗的科学选择无法僭越自然选择和伦理选择，做不到把兽改造为真正的人，让兽人像人一样明辨善恶。所以说，人就是人，兽就是兽，大自然给人和兽设置了不可逾越的差别：即人有人性，即便有些人的人性有时会匮乏或扭曲，但人不会退化成兽。兽人不是人，是兽。兽只有兽性，没有人性，即便强行进行伦理教诲也是无果的，兽人最终还是会退化成兽。伦理教诲能够使人的天性臻完善，却不能使兽拥有人性，伦理教诲只能暂时压抑兽的本性和兽性。无论是人，还是兽，都在一定的伦理环境中生存，人有人的伦理标准，兽有兽的伦理秩序。人的伦理强调无害或利他，表现为符合道德的伦理选择；兽的伦理强调利己，表现为弱肉强食。小说先后在荒岛和人类社会两个伦理环境中将人和兽人交集在一起，其中蕴含的伦理深意值得思考。

（一）荒岛伦理环境中的人与兽人

荒岛上人迹罕至，本无人性的伦理道德，但是莫罗却在岛上制定了类似人类社会的伦理秩序：他要求兽人像人一样生活，遵守“法律”，对莫罗顶礼膜拜，违者将被无情地处决。莫罗是创造者，兽人是被创造者；莫罗是统

治者，兽人是被统治者，莫罗是伦理秩序的权威，也是伦理秩序的缔造者和捍卫者，他掌控着兽人的生杀大权。在荒岛这个伦理环境中，莫罗是强者，兽人是弱者，弱者任凭强者统治和宰割，说到底这种伦理是弱肉强食的伦理，莫罗是用兽的伦理来保障人的伦理的实施，这是荒谬的。荒岛上人与兽人之间遵循的伦理，表面上是类似人的伦理，实际上是兽的伦理。

莫罗的科学选择是反自然、反人类的，在荒岛上他毫无人性地制造没有人性的兽人，使人性在这座荒岛上变异、消逝。自然界创造的各种生物都保留着与其他物种不同的特质，但莫罗妄想凭借现代科技篡改自然的定律，消除兽与人的差距。莫罗的科学选择不但违背了自然规律，更荼毒了无辜的兽。他不仅践踏了大自然的规律，还剥夺了兽的生命和尊严。莫罗作为剥削者是没有人性的，他做出改造兽人的科学选择是恶的，失去人性的莫罗像兽一样活着，等同于兽人。莫罗最终也为自己的伦理选择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得到了大自然的惩罚和兽的报复，他的惨痛代价也足以警醒世人。

（二）人类伦理环境中的人与兽人

在人类的伦理环境中，人具有道德属性，伦理标准要求人要有道德、有人性。如果人失去人性，那么人的形式如同虚设，人就如同兽一般。当普伦迪克漂洋过海、重返人类社会后，他知道身边的人类“是有理智而永远不会退化的人。他们充满人类的欲望和温柔的感情，已经摆脱了动物的本能，与那些兽人有着根本的区别”（111）。但是普伦迪克却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身边的人就像半人半兽的兽人一样，普伦迪克的这种看似混乱的意识隐藏着浓厚的伦理寓意。

小说中描写的那个时代，资本主义迅猛发展引发社会伦理失衡，利益驱动下的人类被分为剥削者和被剥削者，无论是没有人性的剥削者，还是人性扭曲的被剥削者，都活得不像人，不伦不类，如同兽人。经历荒岛之劫的普伦迪克警觉地找到了兽人与被剥削者之间关联：疲倦的工人目光厌倦，就像滴血的鹿；教堂里的神甫也像兽人一样在重复着“重要思想”（112）；图书馆里埋头苦读的人就像咏诵“法律”的兽人；甚至普伦迪克认为自己也是一个备受摧残的动物。荒岛的伦理环境其实是那个时代人类伦理环境的缩影，莫罗如同那些剥削者一样残暴，广大被剥削者像荒岛上被改造的兽人一样悲惨、无奈。普伦迪克清醒地意识到，如同在荒岛上，人性在人类社会中也一样在慢慢荒芜，这是他所处时代的痼疾，但他却无力纠正，只能顺应，所以觉得自己也像兽人一样浑浑噩噩地度日。

小说结尾处，普伦迪克对人类社会感觉无比绝望之时，却找到了栖身之法，那就是躲在僻静处所与书为伴，哲人的智慧为普伦迪克建立了一座人性之岛。人性不是天生的，是经过后天的伦理教诲获得的，而书是很好的教诲方式。书让普伦迪克明白“事物的根本规律和永存的法则存在于宇宙中，而不存在于琐屑的日常生活中。我们心中超越兽性的部分在它之中找到了安慰

和希望”（112）。超越兽性的部分就是人性和理性，普伦迪克在书本中找到了理性和人性，理性和人性能压制兽性因子，使人做出符合道德的伦理选择。如果人人都能顺应伦理法则，增强理性，弃恶从善，做有人性的人，那么人类就会找到灵魂栖息之所。

《莫罗博士岛》这部小说写于英国维多利亚时代，那时经济高歌猛进的同时，人与人、人与自然以及人与科技之间的伦理关系出现了畸形发展。为了满足个人的欲望，有的人对同类压迫、有的人对自然剥夺、有的人对科学亵渎，这些人藐视伦理，破坏伦理，做出违背道德的伦理选择和科学选择。人一旦失去人性，等同于兽。如果大多数人生活得像兽一样，那么人类社会的未来将极为堪忧。作者威尔斯是一位有社会良知的作家，面对当时社会正退变成人性荒岛的症结，威尔斯通过小说人物的命运表达了自己的伦理思想：普伦迪克的幸存渗透着作者对人类与科学以及自然的伦理取向，莫罗和蒙哥马利的死亡暗含着作者对人类社会的伦理乱象的深恶痛绝和困惑无奈。普伦迪克从书中找到灵魂慰藉也反映出作者对新的伦理秩序的诉求和渴望。作者通过小说暗示：书是人类获得伦理教诲的途径，只有人类从书本中获得理性和人性，人类社会的前途才会令人憧憬。

【Notes】

①②参见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人性概念的阐释与考辨”，《外国文学研究》6（2015）：16。

③本文相关引文均出自威尔斯：《莫罗博士的岛》，袁德成 袁静好译（四川：四川出版集团 / 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 年）。以下只标出页码，不再一一说明。

【Works Cited】

Clayton, Jay. “Victorian Chimeras, or, What Literature Can Contribute to Genetics Policy Today, New Literary History.” *Biocultures* 3 (2007): 569-91.

Gillie, Christopher. *Longman Companion to English Literature*. London: Longman Group Limited, 1978.

Glendening, John. “‘Green Confusion’: Evolution and Entanglement in H. G. Wells’s ‘The Island of Doctor Moreau’.” *Victorian Literature and Culture* 30.2 (2002): 571-97.

侯维瑞 李维屏：《英国小说史》。南京：译林出版社，2005 年。

[Hou Weirui and Li Weiping. *History of English Fiction*. Nanjing: Yilin Press, 2005.]

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年。

[Nie Zhenzhao. *Introduction to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Beijing: Peking UP, 2014.]

Vint, Sherryl. "Animals and Animality from the Island of Moreau to the Uplift Universe." *The Yearbook of English Studies: Science Fiction* 37.2 (2007): 85-102.

王晓惠：“《隐身人》中的意志分析”，《外国文学研究》3（2015）：80-86。

[Wang Xiaohui. "Studies on Wills in *The Invisible Man*." *Foreign Literature Studies* 3(2015):80-86.]

王一平：“反乌托邦小说的科技伦理反思与吁求”，《外语教学》4（2013）：78-83。

[Wang Yiping. "Ethics Appealing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Anti-utopian Fictions."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4 (2013):78-83.]

Wells, H. G.. Preface. *Seven Famous Novels*. New York: Knopf, 1934. vii-x.

肖明翰：“英美文学中的哥特传统”，《外国文学评论》2（2001）：90-101。

[Xiao Minghan. "The Tradition of Goth in British and American Literature." *Foreign Literature Review* 2 (2001):90-101.]

责任编辑：何 年